

语言生态学引论

冯广艺 著

语言生态学(Ecolinguistics)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变革，语言世界中的各种问题日益突出，语言生态学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多，所以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生态学著作。本书着重研究语言生态系统、语言生态学、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语言生态与语言态度、语言生态学在语言学学科体系上做了哪些方面的研究，以及语言生态学的现实意义。

语言生态学(Language Ecology)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变革，语言世界中的各种问题日益突出，语言生态学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多，所以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生态学著作。本书着重研究语言生态系统、语言生态学、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语言生态与语言态度、语言生态学在语言学学科体系上做了哪些方面的研究，以及语言生态学的现实意义。

人民出版社

语言生态学引论

冯广艺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陆丽云

封面设计:王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生态学引论/冯广艺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ISBN 978-7-01-011779-9

I. ①语… II. ①冯… III. ①语言学-生态学 IV. ①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6489号

语言生态学引论

YUYAN SHENGTAI XUE YINLUN

冯广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2.75

字数:326千字 印数:0,001-2,500册

ISBN 978-7-01-011779-9 定价:5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张春泉

本书作者冯广艺先生是我的老师，是我大学本科一年级起的业师。笔者的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序”，不如说是学生学习老师研究成果的新心得，是老师对学生的另一种奖掖与栽培。接到广艺师给我布置的写序的“作业”后，我颇为惶恐，后转念一想，既为作业，做错了，老师和广大读者应该是可以宽容和谅解的。于是，我愿谨此将自己学习本书的体会与读者诸君分享。

我以为本书（《语言生态学引论》，以下简称《引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点。

第一，综合性强。

本书综合了语言学、语用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着眼于汉语、景颇语等对象材料，是一本真正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生态学著作。

这从作者的主要参考书目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本书共参阅了古今中外的 280 种著作，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比如《物种起源》、《环境生态学》等；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方面的，如《满语杂识》、《景颇语词汇学》、《景颇语语法》、《云南蒙古族喀卓人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基诺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回族语言文化》等；有哲学、文化学、民族学等方

面的，如《人论》、《文化卮言》、《闲情偶寄》、《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罗伯特·F·莫非著）、《犹太民族复兴之路》等；还有其他交叉边缘学科的，例如《生态美学导论》、《人类生态学》（杰拉尔德·G·马尔腾著）、《环境生态学》等。以上所列文献几乎涵盖了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同时还旁涉自然科学等领域。

《引论》的综合性，不是材料和观点的简单罗列，而是建立在严谨周备的理论系统和知识体系上面的。

第二，系统性强。

这有两层含义：其一，从作者的宏观学术背景来说，作者学术研究的进路即：变异——适应——和谐——生态，与之相对应的代表作分别为《变异修辞学》、《语境适应论》、《语言和谐论》和这本《语言生态学引论》。“变异”、“适应”、“和谐”、“生态”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首先，变异是形成语言中丰富多彩的言语表达方式的重要手段；而“变异”绝不是盲目的，它受制于特定的语境，需要适应语境；适应语境的言语变异才可能是和谐的语言运用；语言和谐具有社会效应，从而形成特定的语言生态。

其二，从本书的体系建构来说，全面而深刻，理论阐述严密。全书包括“前言”和“主要参考书目”共11个部分。第一章至第八章属于宏观研究。分别阐述了语言生态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语言生态系统、语言生态学视野中的语言接触、语言人与语言生态对策、语言生态与语言国策、语言生态与语言态度、语言生态与语言运用、语言生态与生态文明建设，最后第九章“个案分析举例”中对王安忆《美丽的汉语》和大卫《网络时代，我们怎么说话》的语言生态学分析，可看做微观分析。即全书的系统性首先表现在该书成功运用了“系统的研究方法”、建构了语言生态系统。

本书的系统性亦表现为作者十分关注系统内的要素之间的关联，如果我们把“核心术语”作为系统的一种要素的话，则作者对核心术语的界定十分清楚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作者往往通过对比，在系统中建构和厘定某一概念。比如“语言生态”这一核心概念，作者即不惜笔墨，用了整整

4693 个字来作这个“名词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引论》在提出“语言生态”这一术语之后,着眼于“语言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相同与不同点,展开了细致完备的比较。此外,“语言生态学与相关学科”的描述也充分体现了《引论》的系统性。作者指出,“语言生态学要研究语言的生态环境,这就和环境科学,和生物科学结合在一起了;语言生态学要研究人类语言的发展和变异,这就和遗传学等联系起来;语言生态学要研究不同的人群、人种的语言使用情况,也会运用数理统计、定量分析和生物学上的系统分类、变异观察等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等”。这些全面而又不是浅度的面面俱到,有点有面,“点”与“点”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关联,环环相扣,形成相应的知识网络系统。

第三,时代性强。

《引论》在扉页即引用了温家宝《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富于浓郁的时代气息。《引论》充分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言:“20世纪以来,尤其是当人类社会跨入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以来,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生存条件和社会环境急剧嬗变,人类语言的网络系统不断变革,语言世界中的各种问题日显复杂和突出,人们呼唤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语言生态学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当今社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求同存异是文明时代的某种重要特征。《引论》花大量篇幅讨论了生态文明问题,无疑,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生态问题自身就是一个亟待关注的重要的时代课题。《引论》第九章专章写了“语言生态与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方面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时代课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引论》的时代性,还表现在作者十分注重彰显当代语言研究的特色。作者指出:“从语言研究的历史看,不同的历史时期语言研究具有不同的特点。”就现时代而言,“当代语言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学科的互交叉渗透”。作者接着更为明确地指出,“语言生态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体现

了当代学科研究的基本特色”。

第四，可读性强。

《引论》体系宏大，论证细致，旁征博引，但并不给人以呆板生硬、晦涩难懂的感觉。这得益于本书体现出的良好文风，换言之，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例如作者谈到“语言生态与自然生态也有不同之处”的第一点时，说道：“人的语言态度、语言选择以及在语言运用中所表现出的语言能力直接影响着语言，同时也造成语言生态的改变，人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然生态（变好或变坏），但大自然的生态规律（如可以制约人类活动的大自然中的一些常见自然现象），则不是人能左右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能够唤来‘风雨雷电’，那只是神话或者说是一种幻想，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上述文字明白晓畅，深入浅出，引用《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做比，十分自然贴切。

再比如作者在“前言”开篇讲道：

我在自己的专业教学之余，也找来生态学方面的书，硬“啃”起来。隔行如隔山，似懂似未懂，不学不知道，学了以后稍微开了点儿窍——原来我们平时生活的分分秒秒、事事处处，都离不开“生态”！阳光、水分、空气、温度、气候等我们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其实都是“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试想：假如没有阳光、没有水分、没有空气等等，我们能够活下来吗？假如天上没有鸟飞，水里没有鱼游，林中没有走兽，大地没有花草，大自然中人类没有一个朋友，只剩下孤零零的自己，“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人类恐怕难以长期生存下去，即使生存下去又有什么意思！而我们人类对身边这些“无价之宝”熟视无睹，几乎每天都在破坏它们、毁损它们。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呼唤并强化“生态意识”！

以上文字综合运用了隐喻、排比、反问、引用等辞格，娓娓道来，丝

毫不给人以板起面孔说教的印象，作者恰恰是在轻松诙谐的语言中提出了十分严肃的话题，表达了十分深刻的道理。

《引论》是冯广艺先生继《语言和谐论》之后的又一力作，广艺先生甘于寂寞，一心向学，笔耕不辍。迄今承担省级以上科研、教研项目 12 项，发表论文 180 余篇，出版著作 16 部，主编多套学术丛书，参编著作 10 余部，科研和教研成果多次获奖。祝愿广艺先生在学术上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前 言

近年来常常听到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各种议论，很多人认为当下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有担忧的，有愤慨的，当然也有麻木不仁、听之任之的。我有一位学习和研究环境生态学的朋友，当我向他请教生态问题时，他的口中常常发出“生态危机”的感叹，话语间带有切切的忧虑。我深感自己生态学知识的匮乏，为了取得和我的那位朋友的“对话”资格，我在自己的专业教学之余，也找来生态学方面的书，硬“啃”起来。隔行如隔山，似懂似未懂，不学不知道，学了以后稍微开了点儿窍——原来我们平时生活的分分秒秒、事事处处，都离不开“生态”！阳光、水分、空气、温度、气候等我们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其实都是“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试想：假如没有阳光、没有水分、没有空气等等，我们能够活下来吗？假如天上没有鸟飞，水里没有鱼游，林中没有走兽，大地没有花草，大自然中人类没有一个朋友，只剩下孤零零的自己，“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人类恐怕难以长期生存下去，即使生存下去又有什么意思！而我们人类对身边这些“无价之宝”熟视无睹，几乎每天都在破坏它们、毁损它们。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呼唤并强化“生态意识”！其实，古人早就有保护生态的论述，或者说古人早就有了生态意识。如《荀子·王制》中说：“鼃鼃鱼鳖鱉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这不是说要保护水生动物，以维护自然生态吗？《管子·八观》中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

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孟子·梁惠王上》中也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这不是说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一定要适度，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律吗？生态意识是一种珍爱自然、保护自然，希望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意识，她是人类千百年来通过与自然相处、通过付出沉重的代价，总结经验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生命意识。具有良好的生态意识是一个民族进步的表现。《光明日报》2009年10月10日曾刊载李佳彬采写的报道《“大传媒”讲述的小故事》，其中一则是《搁浅的鲸鱼》，这里不妨摘录一下：“20多年前，在渤海湾有一条鲸鱼搁浅了。当地村民闻讯蜂拥而至，为的是能得到一块鲸鱼肉，等救护人员赶到时，可怜的鲸鱼只剩下残骸骨架。20多年后，在杭州湾同样发生了鲸鱼搁浅。当地村民发现后，一方面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一方面积极组织营救行动。最后，大小两艘渔船、18位警民冒着危险，齐心协力，争分夺秒奋战了两个多小时，终于使那条搁浅的鲸鱼起死回生，重归大海。20年间，两条同样搁浅的鲸鱼却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命运，反映了生态和环境保护意识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和自觉行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深入人心。”火华作词、阿拉腾奥勒作曲、德德玛演唱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描绘了蒙古大草原美好的生态环境，抒发了人们对大自然、对家乡的无限热爱的感情，歌中唱道：“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彩蝶纷飞百鸟唱，一湾碧水映晚霞，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好似珍珠洒……”这是一幅令人向往的优美的生态画卷！我们的家园都具有这样的生态环境该有多好！

以上絮叨了这么多，其实只是一个铺垫，我要说的正题，是语言生态问题。我在高校从事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常常为弄不清语言学中的一些问题（包括语言生态问题）而苦恼。从某种程度上说，看生态学方面的书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或功利性，这是因为从自然生态环境我们会联想到

语言生态环境，从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会联想到保护语言多样性等等。语言的“生态环境”又是怎样的呢？仅以保护语言多样性这个问题为例。众所周知，语言多样性和语言濒危、语言消亡是语言生态中两个相反的方面，保护语言多样性是维持良好的语言生态的前提，而语言濒危、语言消亡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语言生态危机的前兆。《读者》这本发行量很大的杂志上曾刊登过一篇题为《当语言死亡时》的文章，里面有些数据是发人深省的。文章说：“语言濒危是一种全球现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全世界有 7000 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的语言将在本世纪消亡，80%~90% 则在未来的 200 年灭绝。相比之下，动植物的灭绝速度要慢得多。”^① 德国学者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在《世界语言简史》一书的导言中，用语言学家和一般读者对话的方式，谈到了类似的问题：

“……保守起见，我们是不是可以将地球上语言的数量估算在 4000 到 6000 种之间呢？”

“您的估算可以说比较准确！应该在 6000 种以上。”

“请允许我再问您一个问题：这个数字是不是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呢？”

“不是的。从 17 世纪至 20 世纪初，在欧洲的殖民地（特别是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殖民者的语言与被征服者的语言几经混合而诞生出了 100 多种新的语言，这就是所谓的克里奥尔语。对语言学家来说，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而今我们毋宁说，世界上有许多种语言——据估计有二分之一——正在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险。”

“哪些语言正在面临着这种危险呢？”

^① 《读者》2010 年第 2 期。

“所有那些只有很少人——从几十人、几千人到 10 万人——使用的语言都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险。比如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俄罗斯北部地区居民、爱斯基摩人、美洲印地安人等使用的语言。假如祖辈的语言不再被子孙所继承和使用，那么这种语言就会死亡。”

“这是件严重的事情吗？”

“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人的世界观。如果一种语言死亡了，就意味着它永远地消失了。这就像植物和动物物种灭绝一样，都是非常可悲的事情，而且后果也会非常严重。”

“那么为避免这种危险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最好是能够做到（当然实施起来也相当困难）让专家去寻找那些仅存不多的某些语言的使用者，然后把我们所说的和所知的记录下来（比如通过录音方式）。若想作出正确的筛选其前提就是对语言进行分析和比较——因为说某种语言的人（虽然他们能够轻松自如地使用这种语言）绝大多数对他们的语言的历史发展和构成规律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如此，语言的死亡是我们几乎不可能阻止得了的。”^①

这里所提到的数据和所阐述的现象告诫人们：已经到了“非关注语言生态不可”的地步了，因此我们必须具有强烈的“语言生态意识”！

英国学者科林·贝克（Colin Baker）引用奥福丽亚·加西亚（Ofelia Garcia）的语言花园理论（Language Garden Analogy）说明保持语言多样性、维护语言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在周游世界时，发现一块块田地，一座座花园都是一模一样的，只生长着一种颜色的花朵，这个世界该有多么的单调和乏

① [德] 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世界语言简史》，济南：山东书画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 页。

味。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颜色的花朵，又在形状、大小和颜色上没有变化，这个世界又该是多么的沉闷和贫瘠。……世界上的语言花园也是一样。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多数民族语言（例如英语），那将是多么的单调和乏味。……花园中语言的多样性会使世界变得更丰富、更有趣、更加绚丽多彩。^①

写作这本书的一个原因是其他学科给我的启示。在当代学科体系中，已有不少将生态学和其他学科融合在一起形成的交叉学科，如生态文学、生态美学、生态哲学、文化生态学等等，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鲜活的时代气息，获得了成功。例如鲁枢元先生将生态学的原理引入文学研究中，发表了一系列生态文学方面的论著，如《生态文艺学》、《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生态批评的空间》、《自然与人文》、《心中的旷野》、《走进大林莽》等，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学者金克木先生在谈到文化人类学的五种新理论时指出：“因为现在正在讲生态环境，讲技术发展，在这个影响之下，他们发展一种文化生态学，就是把生态学也应用在文化上头。……他们研究人类社会的行为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关系，而这些最后总是与环境生态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不然的话，这个族、这个社会就要灭亡或瓦解了。”^②我想，其他学科能做到的事情语言学科为什么不能去试一试呢？！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初，李国正先生就写过一本很厚实的《生态汉语学》，且得到著名语言学家殷焕先先生等的好评，可惜那本书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以至那本书出版了20年很少有人提及。我们认为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汉语，《生态汉语学》中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语言生态方面的问题，是有开创之功的。

写作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深深地感到语言学研究应该关注社会问

① [英]科林·贝克：《双语与双语教育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② 金克木：《文化卮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页。

题，一门学科如果不把它与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不及时地发现并解决社会中的实际问题，仅仅把它当做“象牙之塔”中自我愉悦的玩偶，即使它被自己鼓吹得天花乱坠，也是劳而无功的。语言生态学正是一门关注社会实际问题的学科。例如，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伟大工程，而这一伟大的工程中不可能不涉及语言生态问题，我们的语言研究者为什么不能够在语言生态问题上多动动脑筋，多发表一些真知灼见，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呢?! 语言生态问题涉及我们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给语言研究者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的用武之地，我们相信随着语言生态学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会有大批学者投身于这一研究领域。

写作这本书还有一个原因是朋友们的鼓励。2007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语言和谐论》一书，书中涉及语言生态学方面的部分问题，接下来又以生态文明建设和语言生态的关系作为探讨的切入口，用语言生态学的理论和观点，写成并发表了若干篇文章。几位热心的朋友看到我的书和文章后，鼓励我将所探讨的问题系统化，写一本语言生态学方面的书以飨读者。我自知学养不够，不敢贸然行事。直到最近，有了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才着手系统地阅读中外有关语言生态学方面的文献，关门闭户，整理思绪，开始敲击电脑键盘，干起这个“重活”来。然而真正深入语言生态学腹地，才知道有一点自不量力，原来它不是我所想象的、能随便啃动的“香饽饽”。主要困难有三：

其一，语言生态学涉及的内容很广，其内涵和外延很难把握。中外学者对语言生态学的认识是很不一致的，很多人认为语言生态学是人种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学科的分支学科（这一点只要看看几本语言学词典中对语言生态学的解释就明白了），而语言生态学又是语言学和生态学结合的产物，它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也是很难弄清楚的。另外，语言生态具有动态性，它总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而研究语言生态的语言生态学也会因此而不断更新和发展。如何在内涵上把握语言生态学

的基本点，在外延上与相邻学科区分开来，使读者感到这门学科单独建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需要我们做大量的论证和甄别工作。

其二，国内外虽然不乏研究语言生态学的论著，但真正具有学科意义的资料尤其是符合我国语言生态现实的可资借鉴的资料还是不多见的。国外研究语言生态学的论著，多以欧美和非洲等区域的语言现状为依据，所形成的结论是否符合我国的实际是值得推敲的。而国内，严格意义上的语言生态学著作很少见到（以我的孤陋寡闻，到目前为止，只看到李国正先生写的《生态汉语学》一书），至于单篇论文，虽然有一些，但无论是就数量而言，还是就质量而论，都离系统、科学的学科研究的要求相差甚远。这是我们研究语言生态学面临的又一个困难。

其三，个人的知识水平、研究能力的限制。坦率地说，我对语言生态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要写出一本像样的语言生态学著作，真可谓“勉为其难”了。这里我得申明一句，我是在朋友们的鞭策和鼓励下，一边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一边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因此，稿子中所谈到的东西，只代表我对语言生态学的一般肤浅的认识和个人的学术兴趣，或者说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思考，谈不上“理论创造”或“学术价值”之类，如果读者觉得我不是“满纸荒唐言”，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全书共分九章。

第一章主要探讨生态、语言生态、语言生态学等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概述国内外关于语言生态学的研究状况；吸纳临近学科优势，彰显语言生态研究的特色，努力开拓语言研究的新疆域；从社会发展对学术研究提出的要求、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和学术界的共同愿望等方面论述了单独设立语言生态学学科的理由。第二章从语言生态系统和语言的特征及分类入手进行研究，强调语言生态系统具有原生性、谱系性、平等性、变异性和自我调节性；对语言作为“资源”的定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探讨了语言资源的可利用性、不可替代性、普世性和多样性等特点，认为语言资源是语言生态的构成基础，语言生态决定语言资源的存在方式；研

究了语言生态系统的平衡规律、调节规律、补偿规律、再生规律等内在规律。第三章探讨了语言生态接触的社会因素、人为因素；语言生态接触的深层接触和表层接触、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单向接触和多向接触、主动接触和被动接触、长期接触和短期接触、个体接触和群体接触的类型；语言生态接触的形成语言兼用、促使语言转用、激活语言保持、发生语言混合、造成语言濒危、导致语言消亡、优化语言功能、谐和语言关系等趋向。本章认为，语言生态接触是语言生态中的常见现象，由语言的生态接触带来的语言生态变化是复杂多样的，加之语言生态接触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因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对它有所影响。因此，分析语言生态接触及其相关问题，必须综合考虑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恰切地解释语言生态接触所引起的语言生态变化。第四章研究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语言人”的论述；人在构建语言生态中的作用；维护语言多样性、坚持语言平等性、强调语言统一性、主张语言开放性、捍卫语言法律性等语言生态对策。语言国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制定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规范、语言教育方针等的总称。语言国策的制定，跟语言生态紧密相连。第五章研究了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语言生态与语言推广、语言生态与语言规划、语言生态与语言规范、语言生态与语言教育。第六章探讨了语言忠诚、语言嫉妒、语言特权、语言忧患等几种语言态度与语言生态的关系，认为语言态度对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十分重要。第七章从语言交流形式的生态变迁、语言生态与语用主体、生态环境与语言运用等方面研究了语言生态和语言运用的关系。语言和谐是语言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真正做到语言和谐，才能形成良好的语言生态。本章分析了构成语言和谐的外部 and 内部条件，提出应从使用语言的人、语言的特质、语言和语言的关系以及使用语言的效果等方面观测语言和谐。本章认为，应从语言生态学的学科视野，研究语言生态问题，探索语言生态与语言和谐的关系，寻求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的规律，发挥语言应有的社会功能。生态文明是现阶段理论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它和物

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一样，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八章主要讨论语言生态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问题，如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语言生态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与语言生态的变异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与语言生态的互动问题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与语言生态的本质问题等。本章提出应从语言生态学的角度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第一，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它强调的是人类社会的整体运作，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密切联系，语言生态学研究语言生态问题，正是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的语言生态的构建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生态文明建设是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伟大工程，在这个伟大的工程中，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必须通力合作，和谐共进。语言生态学强调处理好各种语言关系，服从于生态文明建设。第三，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是全人类共享的，良好的语言生态的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第四，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最宏大的最具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良好的语言生态的构建是这个系统工程的一部分。第九章是个案分析。一是就著名作家王安忆的短文《美丽的汉语》，从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方面进行语言生态学的分析。二是就作家大卫的短文《网络时代，我们怎么说话》作语言生态学分析。

关于本书的书名，我们在这里再啰唆几句。书名叫做《语言生态学引论》，意味着它还只是一般“引论”性的著作。我们强调“引论”的“引”字。“引”的第一个意思是“引玉之砖”之“引”，即我们所说的有关语言生态学方面的想法只是粗陋的、浅显的，甚至是不妥的，目的是引出“玉”，引出在这方面的白玉般的精美之作。“引”的第二个意思当然是“引人深思”之“引”，即希望我们所提出的一些不成熟的观点，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当今，人类社会已跨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而生态文明建设必然涉及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问题。上海世博会闭幕所发表的《上海宣言》第一点倡议就是“创造面向未来的生态文明”，宣言说：“城市应尊重